

译林出版社

Erich
Maria Remarque

地平线上的车站 天涯羁旅

[德国]埃里希·玛丽亚·雷马克 著
高中甫 黄明嘉 译

Station am Horizont
Das gelobte Land



I 516. 45 / 10



地平线上的车站 天涯羁旅

[德国] 埃里希·玛丽亚·雷马克 著
高中甫 黄明嘉 译

STATION AM HORIZONT
DAS GELOBTE LAND



译林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地平线上的车站;天涯羁旅/(德)雷马克(Remarque, E. M.)
著;高中甫,黄明嘉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2.3
(译林世界文学名著·现当代系列)
书名原文:Station am Horizont / Das gelobte Land
ISBN 7-80657-313-5

I. ①地... ②天... II. ①雷... ②高... ③黄... III. 长篇
小说-德国-现代 IV. I516.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1)第074165号

Copyright © 1998 by the Estate of Erich Maria Remarque

© 1998 by Verlag Kiepenheuer & Witsch Köln

Chinese language edition arranged with Bardou-Chinese Media Agency.

Chinese language copyright © 2002 by Yilin Press.

登记号 图字:10-1998-151,152号

书 名 地平线上的车站/天涯羁旅
作 者 [德国]埃里希·玛丽亚·雷马克
译 者 高中甫 黄明嘉
责任编辑 赵燮生
原文出版 Verlag Kiepenheuer & Witsch Köln, 1998
出版发行 译林出版社
E-mail yilin@yilin.com
U R L http://www.yilin.com
地 址 南京湖南路47号(邮编210009)
照 排 南京博览照相制版有限责任公司
印 刷 通州市印刷总厂
开 本 850×1168毫米 1/32
印 张 17.625
插 页 4
字 数 416千
版 次 2002年3月第1版 2002年3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7-80657-313-5/I·265
定 价 (精装本)23.80元
译林版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目 录

地平线上的车站·····	高中甫译(1)
前言·····	(3)
正文·····	(7)
天涯羁旅·····	黄明嘉译(183)
前言·····	(185)
正文·····	(189)

地平线上的车站

[德国]埃里希·玛丽亚·雷马克 著
高中甫 译

前 言

中国读者很早就熟悉埃里希·玛丽亚·雷马克这个名字了，他的几部代表性作品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就先后被译成中文，如《西线无战事》、《凯旋门》等；此后，特别是八十年代以来，他的大部分作品又相继被介绍给中国读者，如《生死存亡的年代》、《流亡曲》、《黑色方尖碑》、《里斯本之夜》、《生命的火花》等。

一八九八年六月二十二日，雷马克生于德国奥斯纳布吕克一个小工厂主家庭，曾在天主教学校读书，但一九一六年便离开学校自愿入伍，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正是这段当兵经历使他写出了名噪一时的《西线无战事》。战后他从事过各种不同的职业，一九二三年成了一名广告编辑，两年后在一家体育杂志《体育画报》当编辑。一九二八年发表的《西线无战事》为雷马克赢得了巨大的声誉；此前他还只是一个写消遣性作品的普通文人，因这部小说而跻身德语文坛和欧洲文学界著名作家之列；而这部作品也成了德国法西斯迫害他的一个口实：“对参加世界大战士兵的文学上的背叛。”他后来写道：“一九三一年，我不得不离开德国，因为我的生命遭到了威胁。我既不是犹太人，政治上也并不左倾。当时的我，也跟今天的我一样，是个战斗的和平主义者。”从这时起，他就成为一个流亡者。希特勒上台后，他的作品被投入火堆，一九三八年他被剥夺了国籍。一九三九年他流亡美国，直至战争结束。战后他返回欧洲，在瑞士居住，直至逝世。

雷马克自一九一八年起开始发表作品，他的一些代表性作品，

除《西线无战事》外,多是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后完成的,如《流亡曲》、《凯旋门》、《爱你的邻人》、《生命的火花》、《生死存亡的年代》、《里斯本之夜》、《天堂里的影子》等。战争与流亡——反法西斯,是雷马克文学创作的两大基调,他的作品都是它们的不同变奏。雷马克作为一个有时代感的作家用他的笔反映了他生活的时代的最重大的主题:战争和反法西斯,艺术地再现了二十世纪上半叶决定历史进程的社会运动,从而在德语文学中占有一个重要地位。

《地平线上的车站》是雷马克的一部早期作品。一九二三年雷马克在广告杂志《大陆回声》工作,稍后成为柏林《体育画报》的编辑。在这期间他作为编辑和记者曾先后写了一些体育方面,主要是赛车运动的文章。他自己写道:“我写了许多文章都是关于轮胎、汽车、折叠式帆布艇、马达以及我知道的所有东西,很简单,因为我必须以此为生。”这些所谓的文章大都是广告词,但这方面的生活积累,以及他对赛车运动的钟情使他先后创作了一些有关这方面的作品,如《赛车手范德维尔德》(1924)、《一部小型汽车小说,或格温和汽车》等。雷马克的研究者,也是雷马克全集的出版者托马斯·施耐德写道:“除了战争、流亡和迫害,置身于众多女人之中的赛车手是雷马克作品的一个主题。”《地平线上的车站》即是这个主题中的一部具有代表性的长篇小说。这部小说以赛车为场景,描述了赛车手卡依与三个女人之间的恋情和纠葛。其中不乏一些生活哲理的表述,但显得有些做作,或用我们今天的语言来说是“玩深沉”。这表明了作者早期对叔本华、尼采哲学的兴趣,并在文学创作上反映出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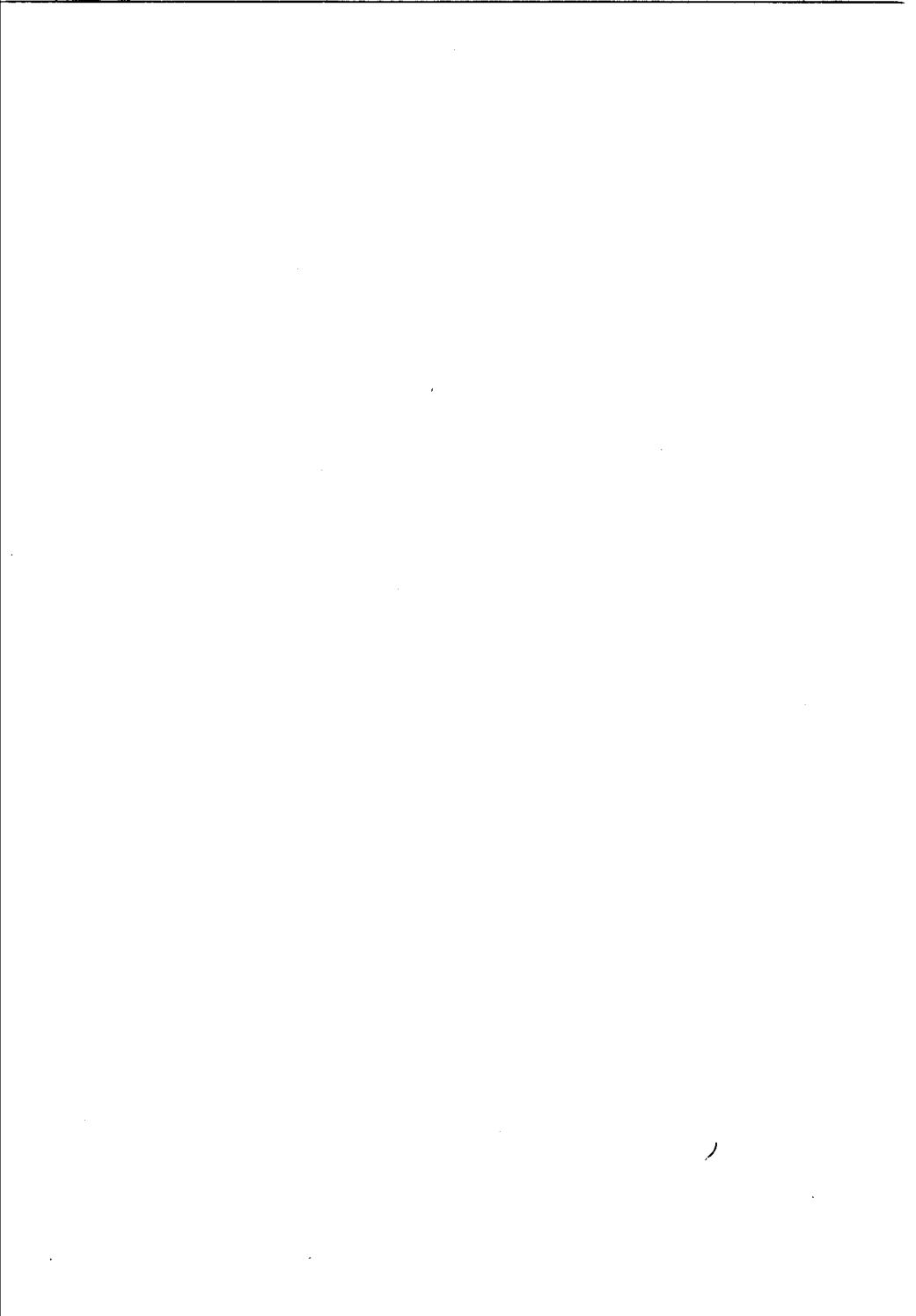
包括《地平线上的车站》在内,雷马克的早期作品属于消遣性的,但在这部作品中,无论是在题材的捕捉上还是在艺术的表现手法上,都表明了他在创作上的求索。就在他的下一部作品中,雷马克在文学创作上取得了巨大的突破,这就是一九二八年发表的《西线无战事》。

《地平线上的车站》从一九二七年十一月起连载于《体育画报》，直至翌年二月；而在这一年的十一月，《福斯报》开始连载《西线无战事》。《西线无战事》迅即取得的巨大成功也使《地平线上的车站》迅即被读者遗忘，当然也由于其题材上的局限性和艺术上的弱点，它被置于《西线无战事》的浓重阴影之中了。《西线无战事》在连载后，翌年初就以书的形式出版，当年就被译成十二种语言，发行一百五十万册，而《地平线上的车站》一直没有成书，直到一九九八年才由托马斯·施耐德和梯尔曼·威斯特伐伦整理出版，本书即根据这个整理本译出。这已是作者死后三十年、小说问世七十三年之后的事情了，每本书都有它自己的命运。《地平线上的车站》的遭际即是如此。

《地平线上的车站》被遗忘，自有其原因，但如果读者想要更多地了解创作了《西线无战事》、《凯旋门》的雷马克，想更多更全面地了解他的创作道路，特别是他早期的作品，那么《地平线上的车站》这部小说是不应当被遗忘的。至于这部作品本身的审美价值，读者自会做出自己的评价。

高中甫

二〇〇〇年末于北京



卡依一想到一年多了他又回到了家里，来到度过他少年时代的地方，并同那些与他一道成长起来的人在一起，他就感到激动。每当他归来，他总是再次发现他们跟他离开时一样，如对柠檬糕点和浪漫派音乐有着偏爱的盖斯特伯爵夫人、白发苍苍的冯·克洛依先生、霍尔盖珍姐妹。只是年幼的芭芭拉不像当时那样是个孩子了。

大家还都坐在庄园府邸的阳台上。通往音乐室的几扇门敞开着，因为人们兴致勃勃，要用音乐赋予空间以秋日的印象。满是枯萎树叶的庭园提供了一幅良好的背景。随后的晚餐将呈现出欢快的氛围；转瞬即逝的一切，经适度的修饰使人们的胃口大增。

生存在这里流动，紧贴着地面，安详而懒洋洋的，它被季节的气氛所主宰，被当日发生的事件所支撑；想到播种和收获，这比想到心灵更为重要。一个人的生活得像另一个人一样，没有什么大的区别；人们太有自知之明了，无法还能有什么作为。因此最好是在健康情况的中等水平上相遇。存在于短间隔的情况下无休无止的重复是任何人无法忍受的，没有人会想到，无间歇地泡在一起会怎样地堕落下去，取代轻微的紧张，变得喋喋不休、百无聊赖。

秋风长时间地劲吹，呼啸着穿越梧桐树的树梢，声音时而盖过了音乐。在树木的背后亮起了一道迟来的闪电。

卡依变得焦躁起来，他突然感到在他心不在焉坐在这里时，他生命中的每一分每一秒都消逝了，不会返回来；生命的河流总是无声无息地流逝而去。在它的永不停息的、影子般的流动中显得捉摸不定，畏葸不前，像一个大量失血的人流血不止。

他无法再忍受下去，找一个借口就告辞了，随即走向马厩去取他的马，准备穿越荒野驰回家中。

他那条名叫弗鲁特的蓝毛猛犬躺在群马中间，这里暖洋洋的，半明半暗，散发出草料和马的呼吸气味。它一听到他的脚步声就跳了起来，叫唤着激动地向他扑来。

到了外面它的吠叫也就变成欢快的低鸣。卡依谛听着，年轻的芭芭拉站在门旁，她喊了起来：“我要同你骑一段路，卡依；晚上骑马真好。荒野后面甚至还雷雨交加呢。”

她倚在马的隔栏旁，望着他；脸上由于马厩的昏暗而罩上一层阴影，嘴部和额头在模糊不清的灰白和昏暗中只显出轮廓，有着一一种特有的魅力。在她的眼睛里映照出由窗户里透出的微光。

卡依看到在她身上有某种奋发的东西，她本人对此却一无所知。她一直跟随着他，因为她相信自己是想骑马，但不仅仅是如此。

在她身旁马匹的躯体中间，在马的光滑皮毛和挤近身边的弗鲁特的光亮的头毛中间，在马的踏动声和轻微的响鼻声和铁蹄声响起之时，他握住了她的双手，恳切地说：“芭芭拉，在我离开和回来的这段时间，你长大了，再次见到你，这真好，你也不宜离开，相信我，你是属于这里的，属于这座庄园，属于菩提树和梧桐树，狗和马。人们应该永不离开或者永不回来，因为人们永远不能完全找到回头路并停留在矛盾之中。而你，芭芭拉，是属于这里的，属于宁静，以便能自己生活并且去做生活中的平凡的事。”

她的双手在他的手中抖动。她没有回答。一种缄默在他们之间滋长，使期待更加急迫起来。

在缄默变得意味深长之前，他打破了缄默：“芭芭拉，我们来把你的马鞍架好……”

他们并辔而行。在花园后面是一片田野和庄稼，村庄就坐落其间。再往下去是荒原，长有梨树、刺柏丛以及上面刻有日耳曼古老文字的石碑。地平线上面一片乌云，闪电接连不断，在荒原上跳动。马仰起了头，在暮色中，从树林那边突然吹来一阵劲风。

“你还要走吗，卡依？”

“我不知道，也许吧。”卡依急速俯下身来，随即又挺了起来，“也许吧，芭芭拉。”

他俩加快了速度。路通向一处高地，从那儿能望到远处。他们勒住了缰绳。阴影环绕住山丘，蜷缩在灌木丛和石头之间。它们后面的荒原在暮色笼罩下一片朦胧。

闪电变得猛烈了。它灰白的光亮每一次都使位于地平线上的村庄像一片幻影从黑夜中被扯了出来，强烈的光使一个挨一个的屋顶和低矮的明亮的塔楼显得格外清晰。塔楼一明一灭，仿佛一切都堕入深渊。短暂的景物就像远方的海市蜃楼，像一幅虚无缥缈的梦的图像；因为没有雷声在明与暗的更迭中轰鸣。

一条铁路护堤像直线穿越这个地带，路轨像一条强烈的希望之光在上面飞奔，变成银白色，渐渐暗淡下来，并在遥远的地方变成了一个发着磷光的圆点。

“它们在驶向无限。”卡依在想。下面马的脚步声有节奏地响着。路轨在向远处伸展，在风中和闪电中夜色渐浓，他朝芭芭拉喊道：“我们慢慢地骑，这个时候要过一列火车。”

地面上一阵震动，从地下发出了隆隆响声。突然间金属震响了路堤旁的电线，它高声地吟唱起来，盖过了变得越来越强烈的隆隆声。信号灯构成了一条链条闪烁般地飞驰，像一条由闪亮的水塘组成的绿带穿越平地，信号杆上的横标无声无息地向上高高地耸起，火车头的探照灯扫向路轨，曳着一大群苍白的路灯，这列快车带着长长的、灯火通明的车厢，从他们身边飞驰而过。向一扇车窗投去一瞥，看见的是一个倚在玻璃上的身影，那是一个女人还是

一个男人？列车过去了。列车的尾灯多姿多彩地摇晃起来，通过了荒原，路轨嗡嗡的响动声，变得越来越轻了。

卡依伏在马鞍上，拳头攥得紧紧的。一座明亮的岛屿像一颗彗星般地呼啸着穿越田野，它来自不知名之地，又在不知名的地方消失，这里面的人，在几个小时之前汇聚在一起，在几个小时之后又拥向四面八方。这是运送着各种命运的人的列车，他们通过黑暗拥入明亮的车厢，充满神秘的涡流在他们身后飞旋，并成为奇妙的诱惑。在平原的边缘上空，从云和影之中，从大地上和黑夜里，有一些声音像是在响了起来，混乱而又模糊，一个大海，一片激浪，它翻滚和呼叫……

第一声响雷在荒原上空滚动。卡依立起身来，他朝着芭芭拉微微一笑，并抓住她的缰绳：“芭芭拉，你说得对；我还要走，我要旅行，马上就动身，再见，我谢谢你，多美的时刻……”

他放开缰绳，就要离去，可是少女脸上的表情又使他停了下来，因为她还有些话要说，是些必须要说的话，是些重要的话，但是无法言传，无法用找到的概念来表达。它们在这些概念下面一滑而过，消失在画面的漩涡之中。他匆忙地，几乎是猛烈地拉起缰绳想策马而去，喊了声：“我会再来的……”

可事情并不是如此，但时间逼人，变得活跃起来，仿佛每一分钟都会耽误一条生命似的，马在奔驰，用蹄子踩地，被骑者的不安所感染。

这时年轻的芭芭拉抬起了头，做了一个动作。卡依理解了。他勒转马的脖子，他要驰向姑娘的身边，他知道，她会安静地躺在他的怀里，可他也知道：“不”，这种力量更强烈，态度更为严厉，任何不安都不应注入到血液中去，他约束住自己，在心潮澎湃前的一瞬间他勒转马，挥了挥手，沿着下坡，朝着他的家疾驰而去，没有转过头来望上一眼。弗鲁特在前面飞奔，穿越杂草，像是一只蓝色的狐狸。

卡依进了庭院，把马带人马厩，开始给它擦洗，但不久他就停了下来，把刷子和布交给仆人，向他的房间走去。

几个包有不少坚硬的金属护角片的大箱子，令人生厌地摆在房间的角落里，箱子的两面刮得乱七八糟，但上面贴的标签和饭店的标志却五颜六色，每一个标志是一站，是一次逃亡，像丽日中的海鸥，是一次回忆。在棱角边，一半都贴满了梅纳大厦的独特标签，令人想起棕榈、沙漠、金字塔、蓝灰色的尼罗河、谢菲尔德餐厅前的军乐、海卢安的格兰特饭店的高尔夫球场、阿苏安背后的落日、卡达拉克特饭店、乘缓慢的尼罗河中的舫式渡船在白玉般的天空下的一次行程。那儿贴的是格莱洁斯饭店的标志，令人想起科伦坡的海滨，在那里海浪几乎冲进窗户，在那里二十个一声不响的身着白色衣服的印度侍童，在摩尔式的、响着空调器声音的大厅里等候在廊柱后面，给孤独的客人送上一杯苏打水和绿色的香烟。令人想起加尔多内的格兰特饭店挂的那幅拉果·狄·夏塔的庸俗画、在阳光下驶飞飞溅的浪花的摩托车、圣维基略的下午。昂顿公路的褐色行李标签，令人想起穿越科迪拉深谷的攀山车，在一个车站有一个印第安孩子，四肢瘦弱，脑袋狭小，从一条过大的披肩里向外张望，有着一双百岁老人的令人心悸的眼睛；令人想起布宜诺斯艾利斯的海关字体、热带月夜、信风的吹拂、一个美国女人和船上乐队中的黑人；梅丹饭店、广场饭店、格兰特东方饭店、比顿佐格饭店、爪哇的高原、古铜色的少女、上千个爪哇乐队中的钹声响彻通宵；每一个标签是一个往昔，每一个标签现在变成了一个当前，生活的引诱在呼叫。这些笨重的箱子，木质的、铁质的和皮质的箱子，肥大，有棱有角，臃肿，夜间都放在一处荒原的庭院里；它们像是世界的无线电发射台，像是存在的天线，从它们色彩斑驳和变得暗淡的标签中升起了陌生的旋律。

卡依拿过来一只衣箱，打开锁，锁孔里发出了懒洋洋的声音，箱子里用衬衣和外衣以及其他杂物填得鼓鼓的。

他很快就装好箱子，把它立即拿到车库，随后他返了回来，换上旅行装。他知道得很清楚，他现在这样做愚蠢至极，若是他安下心来把他的东西归拢一下，一个小时或一天之后动身，那会更好些，但是他不想用理智的思考去抑制这种诱人的、膨胀起来的、着迷一般的感情，他不加考虑地把自己交付给它；在他自己同他的行动、他的言语、他的思想一道投入到漩涡里时，他这种情感加深了。

还在他吃几小口食物时，他就给他的管家发出了一些指示，签了几张单子，随后再次到了车库，套上一件开车穿的避尘上装，唤来了狗，它一下子就来到他的身边，他开动了车子，让车慢慢地驶出了庭院。随后马达轰鸣起来，喇叭声在田野上空长时间地狂叫，车灯光扫着道路，汽车向南方驶去。

第一天的下午，卡依遇到吉卜赛人。有一个满脸皱纹的老女人，她跟在一群吉卜赛人的后面，要进村乞讨。汽车差一点把她压在轮下，她吓得直流口水，咒骂起车轮，用干瘪的拳头进行威胁。可是，当她看见蹲伏在汽车后座上的弗鲁特时，就一怔，想逃开。卡依叫住了她。她畏畏缩缩地后退，他要她坐进车里，带她到她想去的地方。她开始同狗说话，然后点了点头，进到车里。

卡依把老女人从她的伙伴们那里带走，要继续开车前行，可他被一个粗壮的男人挡住了，此人看起来像一个狡黠的、阴沉的农夫。他做了许多手势请卡依停一个钟头，他们要在附近宿营。没有办法，如果不想使老女人感到伤心的话，他必须接受。

卡依同意了。这群吉卜赛人拐进一条通向树林的道路，来到一处空地，四周是一片森林。他们在这里把车辆排了开来，燃起了火，支起了一口大铜锅。老女人蹲在前面，开始用一个长柄勺搅动起来，同时把卷心菜和肉块下到锅里。

汤的味道使人感到异样，并且香味浓烈，像是加进酒精一样。卡依问了起来，老女人微笑起来：“没有，就只有卷心菜……”

她拿起他的手，是左手，要给他算命。她念念有词，随后她仔细地观察，缄口不语。卡依没有问什么，而是掏出香烟分发。姑娘们急速地冲了过来，手指在烟盒里又抓又抠；有一只手上一枚玛瑙戒指在闪光。手指关节十分柔嫩，手指又细又长。

卡依去寻找她。少女收回了目光，面部通红，但当血液从灰绿色的面部泛上来时，就慢慢地变暗和变得柔和起来。

他对她说了些什么；她摇摇头，因为她不懂。他们被语言的障碍分隔开来，以一种新而特别的方式相互对视，这种方式无法用言语找到理解，找到归宿。

卡依看到老女人注意到了并要说些什么。他急忙来到她的面前，同时抛了句无关紧要的客套话，问了有关她个人的一个问题。她立即抓住了这个机会，有如职业性的反应，开始诉起苦来；这期间她停顿了一会儿，眯缝起眼睛，向两旁眨眼示意，并笑了起来。随之她从锅里给弗鲁特找了块肉。卡依动身上路。

在慕尼黑他弄了张通行证和签证。

到科舍尔时，天下雨了。在瓦尔辛湖，粥状的絮状物在挡风玻璃上飞舞。两公里后落下的就是雪花了。到茨尔伯格前被雪覆盖的路面已经结冰。车轮直打滑，无法前进。卡依没有带防滑铁链。

他拿出捆箱子用的皮带，把它缠在轮胎上。走了几百米皮带就碎成一截一截了。他把它用电线和冷杉板结在一起，再试试看。在驶上最后一个陡起的斜坡时，车往下滑，费了好大劲才停了下来。卡依必须返回，去买防滑链。

尽管他知道这是他惟一能继续前进的办法，但他在不得不掉转车头时感到沮丧。他最好是再冒险去爬一次坡。

捆上防滑链的汽车嗡嗡叫着一口气就爬上了山。天变晴了，群山上空显得格外湛蓝。直到现在卡依还没有明确的目的地；现在他决定去里维埃拉。

翌日上午，他把阿尔卑斯山抛在身后，疾行穿过意大利公路上